

閩都別記

第拾捌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44
30
-1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閩都別記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44.67
305
518

閩都別記

一

卷之十八

53838 06568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八目錄

里人何求纂

第三百三十一回
第三百三十二回
第三百三十三回
第三百三十四回
第三百三十五回
第三百三十六回
第三百三十七回
第三百三十八回
第三百三十九回
第三百四十回
第三百四十一回
第三百四十二回
第三百四十三回
第三百四十四回
第三百四十五回
第三百四十六回
第三百四十七回
第三百四十八回
第三百四十九回
第三百五十回
第三百五十一回
第三百五十二回
第三百五十三回
第三百五十四回
第三百五十五回

疑譏刺錯結清鮮
增四喜句魔病體
李欣半孕子使出世
詩羨壯夫殊英烈
觀擁戴馬阮立宏光
局殺暴虐定國歸順
良報應迅雷擊士英
顯新文和嘲兩無忌
嘆鼻情說演中山狼
張獻忠取蜀督撫
砍女脚剝人皮慘矣
隆武陷沒芝龍歸順
獻海澄黃梧封公爵
國姓擾亂芝龍伏誅
現元神國姓現石竺
據福建耿精忠背叛
臺灣經卒克塽嗣位
施琅破澎湖臺民咸服
翦王輯歸談機密事
威春情姻眷思得寶
愛少年衆女講酒令
王夫人題詩留墨迹
偵三人夜話別優劣

觀詩句添解愈病人
改帳帷詩警目復明
屋不祥孤獨改樂長
字測大明已滅亡援
全節義曹徐社冠
陷害正人張微挂冠
宏光被獻得功盡忠
宿書房紗棺嚇鳳晚
講酒令對誰更談諧
除奸佞咬殺阮駱子
八大王迎妻建天橋
箭貫胸肉細割快哉
成功据島施琅投誠
寇蘭陵成功將兵
荷金退兵功將地
取厦金鄭經通臺灣
殉泉州黃芳度盡忠
省城迎賽陸行舟
鄭氏投誠天下太平
美袁喜辭退督衙差
知大義慧婢諫美郎
貪媒錢賊動兇心
繆隱仙感情選乘龍
羨一生多情訂婚姻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八

里求集

第三百三十一回

疑譏刺錯詳結深岬

觀詩句添解愈病

却說彼時羣寇皆在山陝河南等省擾亂閩浙各處安靜如故福州崇禎十七年上元夜後無處不徹燈籠
迎賽紙割故事因干戈隔斷南北之信息官吏貪污如故幸頗獲豐稔民始能樂一夜觀院觀賽一座觀院
行五個道士頭上冠皆歪斜後隨三獅口皆含錢二個大燭斗空挑着一合大燭點點另點拜正連連觀賽
竟無人猜是何故事即在場之人衆亦皆不知惟一個調度出意不言出與人漫漫去猜詳使人詳謂刺鳥
石山道山觀之道人于是鳥石山之鄉人忿爲報不平不迎紙割只闖神去冲撞搶打是夜北院不意被其冲
撞物毀人傷次夜亦闖神與關自此鳥石山與北院結大岬彼此關關原來那鳥石山道觀內五個道人二個
是老道人三個是閩清師皆年少將此來詳以是

五個道士 德都歪的 老沒法 少沒皮 三獅日夜錢塞嘴 大照二合劉子創

人皆作此等解或去問出意人那出意之人聞鳥石山因此械關惟恐釀出人命究及出意人便遠遁無踪人
已走躲皆以是此等說不錯誰知並不如是說其詳着之實皆不知惟有一人見之便知欲說與朋友知之因
被人詳錯關打不休如說破事更釀大途秘不言詎乃二處結黨夜夜以闖神爲名遇着便打至傷重自己抬
同或生或死並不告發因官嚴行禁止方休來年又關因此結岬而起至於國朝猶如是當事過後知之者方
與親友解說紙割五道人者乃鹽道糧道學道兵備道巡海道五門道憲三獅者左布政司右布政司按察司
三門藩臬司也兩燭台者巡撫都察院觀風振俗二門撫台也燭與祝同音乃本州祝太守也因諸官員皆不
能廉潔惟祝太守明白正氣乃四句云

五道官不正

三司只要錢

兩台無可用

惟有祝光明

衆人聞此解方知實事皆不敢外揚倘被官知罪非輕原來此獨知之人者乃丑未子也年已八十餘在南街開一店牌寫丑未子隨機卜醫外貼一聯云

架上有書皆二酉

座中無友不二辰

店開年餘無人知其異惟曹學銓行過見其招牌名字聯句便知其有奧妙之才學學銓與友說之友問怎知其異處答曰聯句中所讀者皆二酉之秘書所交者皆三辰之益友又問何謂二酉三辰答曰二酉山皆存秘書之所三辰乃日月星三光不昧自負之至丑未乃地支之名戊辰丑未謂之四庫水庫在辰火庫於戌金庫在丑木庫在未戊辰庫中存天下之水火居南北丑未庫存天下之木金居東西南北之水火在在皆有不用買昏夜叩人門戶求水火無弗與也惟東西之木金一毫皆用錢去買故有人言買東西無人言買南北大小物理皆屬東西彼自稱爲丑未子可不是天下之物理皆存于腹中怎不是自負耶且看怎樣隨機卜醫可遣人去查其行徑便有學生來說丑未子醫道果異於俗醫有人延之醫病不診脈只看神色不用君臣湯藥只用一二件單方有治者應手而愈無治者無一能活前月因有張姓表兄人本肥胖忽然漸轉瘦郎中皆言入魔癆之門家表以癆疊膈神仙醫不得聞此卽加症臥床遂去請丑未子來看丑未子看了神色曰惟魔未癆不是內病只是外感家表問何謂內病外感答曰色慾勞神便是內病狎昵邪鬼謂之外感外感不須藥離了魔鬼其病自去家表曰都在家裏未曾外遊魔鬼從何而來丑未子曰且看房中見有一首詩寫貼壁上床前念乃

久旱逢甘雨

他鄉遇故知

洞房花燭夜

金榜挂名時

問曰這詩何時寫貼在此家表曰自己寫貼已有三四年矣又問他詩不寫獨寫此詩貼此對相何爲答曰因此四句乃人間大喜事特寫貼進房一見便吟數遍上下床皆不離口至夢中亦常出聲吟之現今臥病無聊

亦對此時解悶也丑未子笑曰君說無外遊殊不知把魔癆鬼召至臥房已三四年矣魔鬼受感入脾自身遂染魔癆之症雖不致命瘦至終身怎堪耶家表曰鬼在何處丑未子指曰此四句是魔癆鬼還不知耶今說出便知之久旱逢甘雨數年無雨謂之久旱數月無雨亦謂之他鄉遇故知隔數千里是他鄉數十里亦是洞房花燭夜人之常事金榜挂名時鄉會試三年一度亦無甚奇此四句神氣皆不滿足豈不是魔癆之病鬼被君日夜繫念在懷魔鬼感受入脾體肥將來必瘦其理之必然家表聞此說有理既是詩爲祟快折去燒燬丑未子曰詩魔已感詩命君命隨之又問非此怎除得丑未子曰別鬼可除惟詩魔酒魔不可除只可醫肥了魔鬼君家體亦自肥矣又問如何醫法他說用八味便肥又問何謂八味答卽八字丑未子卽取筆於每句上加二字共加八字乃

三年久旱逢甘雨

萬里他鄉遇故知

和尚洞房花燭夜

教官金榜挂名時

家表念了稱妙旱至三年逢雨遇故知於千里外和尚還俗娶妻愿教忽登金榜此四句真喜之至賤體頃刻舒暢卽令人去包筆資送先生丑未子曰病未見效且漫些表兄曰先包些須壓手病愈再謝丑未子曰貴體七日還便大愈來領今不必言言訖便去過七日又來表兄見已大愈遂引入房中取出紅紙包現成與之曰薄意祈收納丑未子接問內包幾多答曰三錢銀折錢二百四十文丑未子曰果薄之至寧可白勞不可褻慢內房忽有人出聲問曰三錢銀筆資嫌薄到底要幾多丑未子答曰此症應食人參補藥至數十銀亦不能此快就愈今謝禮不敢多取只十兩銀可矣又問曰一定要銀十兩可以少些麼丑未子問內面何人表兄說是家父因兩目失明未使出陪曰原來是尊大人煩進去說要庫陶十兩數百錢不在丑未子眼上內答以未診脉未開方未服藥只開講那有工夫值十兩丑未子曰添了詩醫令郎病愈還不是工夫麼內又應曰今初春雨水不斷有什麼三年久旱未出外有什麼他鄉已娶妻有什麼和尚花燭未做學官有什麼教官登榜正正一把米酒石壁上半粒粘貼都無是自愈看我屋高榻大捏出是什麼魔鬼來嚇詐索謝講糊說趁早出去別

處使這裡使不得快些請出我瞎子眼裡無人得罪莫怪此瞎子乃門人毋舅手中做有數千家當平素性急口快至失明便無涵養見人便罵時舅母阻之不住聲不止勸至無聲時表兄亦進來阻復出來與之告罪詎丑末子已自去了一包錢還在棹上以既罵另日去店補送認罪抬頭見壁上每句下又添二字

三年久旱逢甘雨 虹尿

萬里他鄉遇故知 索債

和尚洞房花燭夜 石女

教官金榜挂名時 副榜

表兄看了自語曰虹尿只數點仍旱所遇故人來索債娶妻無陰戶之女中副榜非正榜喜仍變爲憂此不是丑末子不忿添此來撥詩魔作怪他纔去未遠快去趕他回來告罪求解即忙趕出外廳不意有犬在外相咬人被冲跌在地門生剛說至此家人忙忙入報某鄉紳來拜會學銓即轉入內房去換衣冠其學生退步而去矣正是 不爲忽報拜會客 怎教歇結此回書

如何再述下文分說

第三百三十二回 增四喜句魔病脫體 改帳帷詩瞽目復明

却說曹學銓聽學生說聽得高興被客來拜會冲斷十分惱悶次日即令人去叫來說談其生學至接說張家表兄被犬冲跌人便昏迷倒地母妻聞知趕抬回問不能答彼時門人由門前經過進去看舅見此情形嚇甚灌了姜湯半時方甦問其故說詩被改忙過追趕被犬冲跌迷去母妻知其因由門人不知其因向問明始知詩魔亦能作祟舅母淚曰皆因汝表兄遂把四喜詩日夜不絕聲而吟被詩魔所魅既改和了魔鬼又因汝舅小氣捨不得十兩銀謝禮把郎中得罪致他使怪發動魔鬼便跌舊病得復發于今怎處門人曰捨得銀有甚難處丑末子既能調詩魔爲禍福去請必來唯包十兩銀同原詩送去求他作法塗抹去後添仍能如故舅母說烏字上白紙既添注了安能除之門人說老虎頂上鈴其人能挂上必能解換下來表嫂曰何必去求他即把詩除滅魔則不能怪矣表兄說此詩與我性命相關詩除命亦除舅母罵曰汝這老賊愛財又愛命待我去

偷煩門人送去店中求他作法門人不得不送去于是詩並銀送至丑未子店中告罪求改丑未子笑曰伊父說過捏魔鬼嚇詐銀錢此詩何不付丙今無功不受祿快帶回去門人再三求懇他將詩抹濃墨每句蓋寫三字前寫三字墨甚淡後用濃寫不見痕迹門人笑曰果能收能放之才寫完交與門人銀又不收門人又再三請他收納遂將他改的取回送與表兄看云

三年久旱逢甘雨 兼雨金 萬里他鄉遇故知 總角交

和尚洞房花燭夜 做駙馬 教官金榜挂名時 中狀元

表兄念完自床上抄起笑曰此老筆底有春秋欲其榮則茂欲其衰則枯誠有回天之手段一面說一面下床將詩仍貼壁上舅母問病好麼表兄曰詩接過手病使愈矣舅母曰天雨金拾不着招駙馬中狀元是別人與汝半點無干怎如此歡喜曰知是都無份看了詩自會歡喜即口念云

花看初開不看殘 詩宜貴富不宜寒 狀元駙馬都無份 念出口中心喜歡

門人曰詩之兆不錯宋寇準吟華山詩

只有天在上 更無山與齊 舉頭紅日近 回首白雲低

後爲宋相明解縉吟何所愛詩云

小兒何所愛 愛者芝蘭室 更欲附龍飛 上天看紅日

後爲翰林學士唐周璞吟蝴蝶詩云

可憐黃雀蝶將去 從此莊周夢不成

不久爲黃巢所殺又有周延儒幼時在學堂讀書性甚頑劣先生以大石硯盛滴水壓其頭上令跪適先生之友名雷一聲至說情放起先生令其吟詩一首延儒請題一聲曰即以頭頂硯爲題延儒即吟曰

一片石注一勺水 壓住烏龍難擺尾 今朝幸遇一聲雷 扶搖直上九萬里

雷一聲贊曰好大口氣他日必大貴先生曰貴則貴只是奸臣一聲曰何也先生曰烏龍乃賊何不言人龍後延儒中狀元爲宰相弄權事敗賜死識先見於詩表兄聞了喜曰此等說我將來亦中狀元招駙馬舅母笑曰詩不是汝作以爲識表兄又將壁上詩作紗帳罩住保之比先生說有詩魔沒有學銓聽了大笑曰不是詩魔是詩顛惟丑未子有捷才把來添改弄他七顛八倒又曰教官中狀元已見有古人和尙駙馬古來可有麼答曰和尙有中狀元無招駙馬又問實是誰曰唐島屢試不第削髮爲僧因吟烏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以手作推敲勢聞文公道文公慕其名留幕中勸還俗遂中狀元無有招駙馬者但魔從心生信者有不信者無汝表兄信之甚故被此老打神戲學生曰心疑生暗鬼亂眼見虛花不錯過二日其學生又來說曰先生說詩無鬼乃心疑孰知真有魔作祟問故答曰門人之瞎舅不信故面斥丑未子後因詩被添注好其子之病亦聽其換體復原略信詩果有魔丑未子有調魔使鬼之術欲請求醫瞎叫門人去商門人曰前已面斥去今恐請不來舅曰先與之告罪瞎若醫得明謝禮先議定不敢差少分文門人代請丑未子帶入內房看了瞽目烏瞳瞳子尙在乃光瞎的謂曰此瞎不關於內腑之症情同令郎亦是魔鬼所魅舅曰我房中甚清氣還有什麼魔鬼他便遍看一匝笑曰魔鬼尋着了先是來約謝禮不知先講再被斥逐不雅舅問要幾多答曰白銀二十兩舅以太貴還他十兩他說十兩只醫得半邊門人曰舅自失明後蘇州不能去生意丟去若干何在十兩舅許之丑未子乃指魔鬼于帳帷上其詩云

春眠不覺曉 處處聞啼鳥 夜夜風雨聲 花落知多少

門人問此乃白居易之詩怎指爲魔鬼丑未子曰頭句睡醒不知天明二句只聞啼鳥三句惟聽風雨聲四句不知落花多少都是無目看只有耳聽這是瞎詩人在內睡却被瞎魔交感故雙目漸盲誰人能知其祟舅曰此帷乃蘇州帶回挂雖有四五年此詩未曾常念能感入雙目他曰豈不聞與善人親如入芝蘭之室與惡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久之必染其氣門人曰既是此魔作祟務要將其增字句解禍爲福他日不比身體重濁當得

加繪豐厚目，須除翳撥明半字，添不得遂自下手，將帳帷來漂洗刷除去，中間數字持筆寫上四字，仍挂上乃改。

春眠未覺曉，處處觀啼鳥。夜來風雨過，花落數多少。

他解了曰：今將耳聞都改目擊，詩魔開口人目亦開，不啻會自明。七日過來領謝，勿再言捏魔嚇詐。門人間之曰：此等改換，不是瞎子換聾子麼？他答曰：知鳥啼使不聾矣。他遂回去，舅失明已三年矣，無藥不服，並未見效。惟被他改了數字，目遂至二日漸明，至七日過行大廳，笑曰：不意此老有再造之本。領令七日雖未全復，清明比前之盲差萬倍，趕緊送銀去致謝。遲恐他又使怪，遂稱二十兩銀送之。門人亦以此老捏作魔鬼，詐人財銀。今看舅瞽目復明，果詩有魔不謬矣。正是：

好詩既有詩魔繞，嗜酒怎無酒鬼纏。

下文如何，再看分說。

第三百二十三回 李欣半孕子便出世 屋不詳孤獨改樂長

却說曹學銓聞學生說完了笑曰：詩文家都有貼挂，從未聞有魔鬼。今日纔聞張家父子作祟，丑未子能調未敢親信。出此奇事，適有石倉社友鄧某逕入書廳，聞其語尾問故。學銓將所說大略說之。鄧某曰：君不信吾信之。問何所見而信？答曰：因同居姪婦分娩五六日不下，舍姪去他店中卜卦。他說無別干碍，只將後門口一株李樹砍去半截，使出世舍姪回家。欣李捨不得多砍，只去小半家兄去看，謂曰：此株李值幾何？被堵塞門口，關係母子二條性命，使全砍何惜？將斧接過，又砍去半截。內報子出世不必再砍，進內看所生之子額上有一斧痕，始知李字子存木下去了。木子使出已砍去上木，因再砍故子之額有斧痕。幸只傷皮，再看卜有批曰：

後門李去半，子便見太陽。微傷不必駭，可效宋家香。

看此批語，可知能保成人，惟不知尾句。宋家香是何講究？遂查知是蔡端明荔枝譜中黃巢兵至興化，占住民

居宋家人都走避惟一老婦走避被留代炊煮庭中一大荔枝欲飲去作薪燒火老婦將樹抱住不與飲賊怒曰如抱不放先砍汝頭再砍汝樹婦曰寧飲我頭勿砍樹賊舉斧便砍砍不着婦頭又砍樹上欲拔起再砍婦却被賊伏來勸念他拚命可饒他人樹齊莫砍賊受勸遂罷此樹被斧深寸許至明年結實核裡有斜痕如斧痕顯顯皆如是其味香且佳故名宋家香丑末子批時預知子額有斧痕如宋家香不須恐也又有人得蔽結之症請丑末子來診丑末子將家中遍視一巡見有暗溝蔽塞即令開通之後其人蔽結即愈又有一人得脚廉之症亦請丑末子來看丑末子看其家中柱下有一蟻窩即令將此蟻窩除去其人脚廉亦愈此二事亦算奇之至于飲李生子更屬奇甚因弟俱係目擊但非耳聞故云君不信吾信之也學銓曰此等說方某言亦不錯也鄧某又曰今日亦是去請治魔鬼因不在店順便來坐學銓問治什麼魔鬼答曰家岳貪便宜買一座牆屋住大不利此屋原主姓吳初住則丁極旺漸至人死財空賤售與家岳家岳人口亦旺未數年今只剩一公一婆年皆七十餘一孫方十二歲分明是屋宅不祥致令丁損財破欲搬去又捨不得不搬則死絕無人因此叫弟去卜卦是何破病昨弟去其店卜卦丑末子曰此屋碍患絕氣滅門孤獨獨宿四魔鬼致屋主孤獨絕滅弟曰患此四大病怎不搬離答曰不須搬另日去看中間必有物干碍弟回語家岳自查前後並無什麼作怪家岳令弟今日去請他來他適不在店明日又須去請學銓曰真奇異明日看他什麼破病怎樣作法可來說知鄧某答好遂去次日請丑末子到其岳家東街林姓入屋過巡看了一匝果無甚病惟廳堂挂一水墨淡畫細細看訖即指曰原來干碍在此畫衆共看乃唐伯虎畫的雪梅圖有畫無字問其故丑末子答曰名家詩畫畫中有詩詩中有畫此軸乃是

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踪滅 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

文人怎看不出四句排着絕滅孤獨四字雖不明寫情景宛在目前居家對此畫有不染其景况耶林翁拍案曰不錯此畫乃前屋主因賣屋并賣與我貪便宜連椅棹并買殊不知他因挂此畫至於絕滅我接來掛亦至

如是再細看圖內烟迷雪罩斷絕人行鳥迹惟一老漁翁釣于江干真淒涼之景常掛怎不沾染若再燒毀連人並毀去方可說了自笑鄧某曰圖毀不得莫是將圖更改麼答不錯又問曰若改可能改滅絕孤獨四字換好字麼答曰自然鄧某曰能換妙極謝禮可先講定不先講甘雨化作虹尿便不雅丑未子笑曰因張家陋惡對之除張家外皆由之隨意相送今日效勞亦不要謝禮待府上財丁興旺時有謝多少便是林翁曰果能化凶爲吉怎敢過橋丟拐照張家醫眼之筆資會少麼答曰極厚林翁要脫下與改丑未子曰不必持筆向畫添數個飛鳥行人于空處半行草題四句

千山鳥飛捷 萬徑人踪傑 樂舟箕笠翁 長釣寒江雪

鄧某看了曰先生猶工於山水字畫不亞於米家船于米家船約略幾點筆便不淒涼絕滅孤獨四字化爲捷傑樂長誠有回天之功林翁問曰樂舟有出處否丑未子曰白香山詩有云

長安長樂釣漁舟

卽此出處鄧某曰漁家不樂還是誰樂林翁甚喜遂送番銀一元爲開手丑未子去鄧某次日至學銓處細述與知學銓曰既有善卜之人現山陝流寇作亂多年難平恐危社稷來日去問一卜何時能平至次日學銓同鄧鄭二友到其店中丑未子見學銓等至並不讓坐只與三個盤問學銓等因椅已坐滿只得立着原來有陳李林三個縣役數日前同來問卜欲各去鄉催糧能否如意丑未子令指一物來占適聞豬叫之聲陳姓卽將豬聲與占去上墩催糧如何丑未子曰銀錢無惟酒食充足林姓去中墩亦以豬聲爲占斷曰汝無食只有衣穿李姓去下墩亦以豬聲爲占丑未子又斷曰惟汝無衣亦無食只有相打李姓忿曰三個都是豬聲爲占什麼他二個有食有衣我獨相打答曰以理推斷若不準明日來脫我招牌陳姓遂去上墩催糧值主人翁生日辦酒請客糧已寄人去完仍留住禮甚殷勤住二日不敢索禮而回林姓至中墩本人已去完糧家中惟婦女說男子不在家無人款客有白布二疋相送林姓亦喜而回李姓至下墩糧戶家無人理之叫喊半天婦女答

男子不在家誰來接待請回步根自會完言訖走人不理李姓怒曰來往路四五十里茶烟未見錢糧曉得
去完麼那有空腹回去之理先可排酒飯菜來叫了又叫內面并不答應忿甚將棹用力一拍誰知其屋壁已
將倒以棹靠之棹被拍倒壁亦崩下幾乎把鄰家小孩壓死衆以折屋傷人婦女皆執棍杖擁至攻打李姓被
打數杖走快負痛連夜走回遇陳林二差三人聚言皆稱丑末子下斷如神是日同至店中問明我們三人都
是占猪聲怎的三件斷法丑末子曰方知我無妄言因頭次猪叫時主人以猪肚飢餓料與食任食至飽須臾
又聞猪聲主人又以窩中草少睡不煖便取草堆鋪與睡第三次猪又叫主人怒曰食既飽睡既煖因甚又叫
必是作吵要攢出去遂舉棍垂去打故先後猪聲斷亦有異先者斷有酒食次者斷有衣穿三乃蓬打請思此
斷理合否衆皆稱郭樸邵康節再世李姓笑曰一啜莫非前定三差皆去有數個挑夫入曰先生測字問
測何事答曰伙伴扁担不見測在何處討丑末子曰指一字衆指招牌上末字丑末子曰此扁担被十人玩笑
偷存木架上去尋便在失扁担者喊曰測得着衆問何知答曰一橫就是扁担末字是十人二字爲担放在木
頂我扁担明是十個賊偷去存於棧店木架上去尋應着言訖去棧店尋果在木架頂衆跟去去看各大笑散
去失扁担者即送三文錢爲筆資進店便見學銓等正欲相問忽見丑末子起位敬謹趨而迎之敬重之正是
縉紳文士任旁立 徒步役夫倒履迎 不是此君偏矯處 祇緣巨眼識英雄

第三百二十四回

詩義壯夫殊英烈

字測大明已滅亡

却說丑末子見大鄉紳並不厭厭任學銓旁立見了挑夫便倒屣而迎原來那挑夫即是徐英同衆夫挑了十
五担倉米至人家交卸了米執扁担同人棧店食點心衆食完獨徐英未完十人將其扁担偷存木架上至徐
英食完尋不見扁担衆笑曰一人管一把今無去誰與汝可憐徐英知其偷存攔不與散衆便同去測字遂照
字尋着十人笑而散去徐英送測字錢至店便遇着學銓二社友正欲相問而丑末子一見徐英即離位相迎
辭去三縣差讓位與坐自入捧茶來獻十分恭敬徐英因學銓三人立着不敢坐亦不敢啜茶學銓問曰先生

與兄平素相好麼徐英云從未會過又問從未會過怎此等相待丑末子笑曰人都要會過纔敬重未會過便不敬重耶學銓笑曰我三人整衣冠特來求教站住並不睬彼戴笠穿草鞋便尊敬如此何也莫非江湖口訣見君子則藐之見小人則敬耶丑末子曰非也君乃本處大鄉紳二位乃君社友亦曾會過怎認不得因三縣差繚問失於招叫待三人去後亦要告罪此位徐君久仰大名幸今日忽降怎不掃榻相待以消渴想也又問曰慕徐兄那宗答曰宗宗皆異於人詩才更妙又問曰徐兄之詩先生可有看過麼答曰無看過怎知其雄心滾滾思歸日血淚紛紛只問天之句徐英笑曰此等俚句怎堪稱羨曹兄之詩先生有看過麼答曰石倉集有看過再無君之壯烈學銓問曰壯烈之詩亦有魔鬼麼答曰怎無魔此魔不比別魔病厄捐軀此魔實助壯烈之氣成名學銓又問曰既看過石倉集亦有魔麼又曰魔雖有不甚決烈將來必藉徐君方能成名學銓笑曰我先生果鐵筆無衰不持將來藉徐君成名卽今日非徐君亦安有此茶啜也共以爲笑徐英問三位到此何幹學銓曰流氓擾亂山陝何日能平特來問卜徐英曰弟亦因此日夜憂甚同來求卜一卦看大明社稷無恙麼丑末子曰今日甲子不可卜只有測字隨意指一字來測衆人卽指對聯酉字與測丑末子寫酉字于紙上斷曰上草寇猖狂下寸賊稱尊不能安定鄧某曰不是此酉乃那友丑末子又另寫友字上紙曰更不佳反己出頭加一撇社稷連根而友鄭某又改口曰是那有字丑末子又寫上紙曰更不佳大明去半日沒月沈社稷已無日矣學銓同徐英見連測三字皆嚇得魂不附體丑末子見其憂狀難堪謂曰大明將近三百年乃吾等累代之君父無個不是其臣庶有敢忘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之道所連測之字恐不才一時恍惚測斷不精可再指一字復測學銓曰可復測麼答曰卦有復卦怎字無復測學銓指對聯中架字與測丑末子看了不言只搖頭學銓曰既同是君父怎不敢言答曰此字現排着駕無馬朱無人架已上架再指一字來復測徐英指上字丑末子又搖頭曰上是土裂山崩而止鄧某又指二字又搖頭曰天下無人士無直心也鄧某指辰字丑末子仍搖頭曰奔出宸外被寸侵辱唇不見口鄧某又指書字又搖頭曰盡頭香尾鄭某又欲指字鄧曰此十

四字對句正是先生撰來收煞大明天下字字皆如是不必再指丑未子失色曰豈有此理若有此心天不容地不戴此乃劉誠意伯之古句非不才所撰敝店中字還有若干君獨不指獨指此十四字把不才作不忠不孝之人麼學銓曰劉伯溫能知五百年後之事算知國祚只延至此遺句與掛此間使先生推測隱識乃先賢之妙與休得錯怪先生若疑是後人撰來幸災樂禍那蘇州高兵備道亦愛天下反纔將要離墓高出城致反亂至今不歇衆問故又曰要離墓在吳縣西四里閶門南城內先時有童謠云要離高出城天下動刀兵之識從此流賊起而反矣徐英曰天啓間南京亦有童謠云現出石人一隻眼天下從此反遂于山中開一隻眼之石人遂合其識此等皆定數並非人爲君辱臣死終難得免丑未子曰使至地步豈不應雄心滾滾思歸日血淚紛紛只問天君之詩識也正議論間十個挑夫挑十担米至店前歇下喝曰徐五我們米又挑三四遍爾還在此不去爾的分下有一担頓在倉裡徐英曰君將難保挑甚麼米與汝們去挑罷衆曰誰敢挑爾被爾一搭掌亦五勞七傷因什麼君父難保捨得工錢與別人賺徐英曰適在此測字本主崇禎江山已陷還賺什麼錢衆喝呀我們在倉裡挑米聽本府王老爺說李闖被吳三桂殺敗走至河南被鄉人掘死餘黨散盡天下已平先生卜諸事都真惟此不準衆又罵曰你不做官不食錢糧與我們一般挑夫自食其力何用與國擔憂學銓出問此信是有報麼或是傳說衆答曰或是府裡有報王太守纔說出丑未子曰正要才測不準便萬幸之至今夜可得長眠矣有人一羣來卜學銓等遂辭而去丑未子却還測字錢曰君父大家有份收錢便不是其子民學銓欲與徐英同至寓所徐英不去說要回洪塘家中遂各散矣正是

字測皆凶離出店

賊傳已滅喜回家

再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三百二十五回

覬擁戴馬阮立宏光

全節義曹徐殉社稷

却說崇禎帝駕崩煤山福州尚未有實信先說李闖未犯闕之時左良玉率兵三十萬駐劄湖廣荊襄武昌等

處因賊突來犯闕外鎮督不知情由二因未奉有旨不敢擅行三因缺乏糧草兵腹空虛軍中無日不自行鼓噪將帥壓不能住有兵無餉良玉憂之恐有變動無奈安慰之曰現夫各郡借糧日內必至如再不至可全軍擊至南京就食衆軍聞之喜又有一陣與良玉之子夢庚相議欲直往南京夢庚聽之原來良玉字昆山遼陽人三十爲將屢立戰功歷爲總兵因得罪當道戰略敗卽革職降爲昌平小卒遇軍門侯恂督師三楚拔於行伍命爲戰將張李二賊皆被殺以不一年升爲總兵功加寧南侯領人馬三十萬鎮守武昌荆襄等處以前督師之大臣熊文燦楊嗣昌旣以徧私而敗丁啓睿呂大器又以玩愒無功惟侯恂智勇被奸佞忌功罷賊回籍河南歸德良玉因座師去位又以糧草不繼致軍心離散欲搶南京取北京夢庚亦喜良玉不聽誓以報國因借糧無至惟安慰延誰知就糧之信傳至南京諸大臣嚇甚時侯恂之子侯朝宗在南京科舉不第未回衆知良玉蒙侯恂提拔曾受過大恩令與朝宗相好之罷職知縣楊文聰文聰字龍友去求朝宗作乃父之手書遣使馳寄與良玉阻之一面急上本至北京奏朝廷發糧應付並請加封其爵以安其心懇准速行遲則生變且說良玉在武昌先接到恩師侯恂之書移兵就糧之議便不敢行又聞朝廷准奏卽命御史王樹賡詔加封良玉爲太傅其子夢庚亦掛總兵之印又命督撫袁繼咸解運糧草至武接濟二位官員均到那日良玉正在黃鶴樓設宴款待二位欽差忽接至塘報三月十九日北京已陷崇禎帝駕崩煤山三人聞之不勝哀痛卽刻舉哀成禮此且按下先說南京得了北京失陷之信諸大臣建議紛紛鳳陽督撫馬士英建議欲立福王且致書與兵部尚書兼曹撫史可法以昭穆倫次立福王亦無大差正欲回書定議又接到禮部主事周鑑按察使雷寅祚之函內說福王有三大罪必不可立一乃福王母妃鄭氏淫邪當日謀害太子覬覦大寶若無良臣葉向高等調度其間幾將神器奪竊二者驕奢無度就國之日把內府金銀盆裝滿餚餼竭至寇迫河南竟不捨一文助餉以致國破財亡徒飽賊囊三乃世子德昌王父死賊手暴尸未葬忍心遠避還於乘亂之時納民妻女君德全虧三大罪之外還有五不立說得十分激切史可法因見此緘回札與馬士英說不可立福王時有

阮大成者曾授光祿寺卿之職曾爲客氏魏忠賢誼子客魏敗後被他漏網罷職在南京閑住善音律俳優立福王之議亦是他勸馬士英諸大臣都無可否惟史可法開周雷之說不肯阮大成只得自來說史可法可法拒之不見阮大成遂去說楊通鎮總兵高傑淮徐鎮總兵劉良佐廬和鎮總兵黃得功鳳西鎮總兵劉澤清四鎮皆允諾便不畏史可法不從馬士英自率四鎮兵將以阮大成爲費表官同去江浦迎福王至南京遂於甲申五月初一日謁孝陵遂登大寶南京府部各官一同拜賀即以馬士英爲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原吏部高宏圖禮部姜曰廣兵部史可法亦皆大學士同入閣辦理惟史可法着督師江北各官俱加三級四鎮兵靖南伯黃得功加封靖南侯興平伯高傑加興平侯東平伯劉澤清加東平侯廣昌伯劉良佐加廣昌侯各回汛地又叙迎駕功以楊文聰爲禮部主事阮大成仍以光祿卿起用其餘馬士英之同鄉越其杰田仰等亦皆補官超升改元宏光於是權柄統歸馬士英一人士英每事皆聽阮大成決謀又將史可法調外督師二人更無忌憚矣此時北京失陷崇禎殉國宏光新立於南京之信方到福州時徐英正在倉前挑米一聞此信便沿途號哭歸家閉門痛哭三日次早披麻執杖手執冥銀竟至洪塘曹家看門人訝問徐五爺往何處弔孝裝束如是徐英答曰就是來汝家作弔看門人又訝問曰家主一家都安作什麼弔答曰汝老爺猶未死我以爲已死了言訖嘆一口氣而去家人忙人報知學銓學銓令家人尾之偵去何處那徐英至塔湖江邊道頭焚了冥銀望北匍匐連聲痛哭崇禎皇帝哭至淚枯繼之以血自昨舌投江而沒偵看之家人回說其情學銓嘆曰愧遲一刻卽令打轎去鼓山行香至湧泉寺已暮行香畢夜宿客房燈下作一篇絕命詩中間有二句云

生前一管筆 死後一條繩

遂自縊死家人歸報一家皆哭惟夫人張水心不哭猶喜衆皆疑須臾尋之不見已懸樑殉節矣人以學銓何不死家中而死僧寺殊不知學銓乃佛家弟子轉世故於佛寺歸本還原恰合以前詩識二句云

生前管筆朝天子 死後條繩歸釋迦